

The ultimate 10 controversial
Masterpieces of World



世界十大另类名著

亚当·贝德

〔英〕乔治·爱略特



一刹那间，我看见了另一个宇宙，我成了另一个人。

——让·雅克·卢梭

ISBN 7-80606-449-4



9 787806 064498 >

ISBN 7-80606-449-4/1·26

定价：1280.00 元（全12册）

世界十大另类名著

亚当·贝德

(上)

原 著 [英]乔治·艾略特

封面设计:纪江红

世界十大另类名著

主 编:张 克

责任编辑:严黛玲

出版发行:吉林摄影出版社

地 址: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:130021

印 刷:北京市山华苑印刷厂

地 址:朝阳区洼里乡仰山村

开 本:850×1168 1/32 字 字数:2300 千字

印 张:108

印 数:1-5000 套

出版日期:2001 年 8 月 1 日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ISBN 7-80606-449-4/I·26

定 价:1280.00 元(全套)

作者简介

乔治·艾略特 (1819 — 1880)，英国女小说家，原名玛丽·安·埃文斯。

1819 年生于英国沃里克郡乡村。

1856 年秋开始小说创作，1858 年中篇小说合集《教区生活场景》，以“乔治·艾略特”为笔名出版。1859 年长篇小说《亚当·贝德》出版。



第 一 卷

第一章 工 场

如果以一滴墨水作为镜子，埃及的术士就可以向任何偶然的访客显现出过去的、十分久远的幻象。这也就是我要为你所做的，亲爱的读者，我将用我笔端这滴墨水，向你显现一七九九年六月十八日这一天，干草坡的木匠兼建筑工乔尼桑·贝奇先生他那宽敞工场的景象。

午后的阳光，暖融融地照在工场里五个正忙着制作门窗和嵌板的工人们身上，在开着的大门外，像座帐篷似的木板堆散发出来的松木味，以及对面打开的窗户旁边，盛开着白花的接骨木树丛的芳香混合在一起。斜斜的阳光穿过那飞舞在稳实的刨子前的刨花，照亮了靠墙放着的栎木嵌板上的精细木纹。在一堆柔软的刨木花上，一只毛茸茸的灰色牧羊犬为自己安排了一个舒适的窝，把鼻子埋在两只前爪中，躺在

那儿，偶尔皱起眉头，向那五个工人中最高的一個瞥一眼，那人正在雕刻壁炉木架中央的盾形；在刨子和榔头的声响之上听得到一个强有力的男中音，就发自那个工人，他在唱着：

“醒来：我的心灵，随着太阳
为你每天的职责奔忙，
扔掉那迟缓的懒散……”

这时正要进行一些测量，需要更集中精神了，因而那洪亮的歌声降低成一阵轻轻的口哨，但不一会，歌声又嘹亮地响了起来：

“让你所有的话儿都由衷真诚，
你的良心光明万丈。”

这样的歌声只可能发自一副宽阔的胸膛，而这胸膛属于一个高约六呎、骨骼粗大、肌肉发达的男人，他的肩背平实，头颅高昂，当他挺起身子，离得稍远一些打量着自己的工件时，神态就像一个站直稍息的士兵。他的袖子卷齐时，露出一只可以赢臂力锦标的胳膊；然而那长长的柔软的手，指头宽平，看来却可以胜任任何技巧性劳动。

亚当·贝德高大结实，够资格称作是个萨克逊人，但是，在浅色纸帽对比之下，乌黑的头发，分外明显，在凸出、生动的眉毛下闪亮的一双目光敏锐，这就看得出他身上还有



凯尔特人的血统。他的脸庞很大，线条粗放，在面容平静时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温和、诚实、聪明的美。

亚当旁边的一个工人，让人一眼就看得出是他的兄弟。他俩一般高大，有相同的五官，有相同的黑发和肤色，但兄弟间相貌的相似，倒使得他们两人在体形与面貌上的不同之处更明显了。塞斯的宽肩有一点弯曲，一双眼睛是灰色的，眉毛没有他哥哥的那么凸出，显平淡些，他的目光不很敏锐，却充满了信赖与仁厚。他已经取下了纸帽，你能看到他的头发不像亚当那样又浓又直，而是薄薄的、鬈曲的，让你能看清额头与头顶间的轮廓。

那些懒散的流浪汉，常可以在塞斯那儿得到一个铜板的施舍，可他们却很少向亚当说话。

工具的响声与亚当的歌声的交响曲终于被塞斯打断了，他举起那张精心制作的门板，把它靠墙放好，一面说：“这扇门今天到底完工了。”

工人们都把头抬起来。吉姆·萨特特，一个红头发，诨名叫“红发杰姆”的壮小伙子，停下手里的刨子。亚当惊诧地用锐利的眼光望着塞斯道，

“什么？你以为你完工了？”

“当然啰，”塞斯同样惊诧地说：“难道缺什么啦？”

其他三个工人哄然大笑使塞斯困惑地四处张望。亚当没有和他们一起笑出声来，他只是微笑着，用比适才温和些的语气说：

“啊呀，你忘记上嵌板了。”

塞斯两手往头上一拍，羞得脑门儿都红了，这时大家又

一次哄笑起来。一个浑名叫“瘦精猴皮恩”的小个子嚷道：“好哇，”一面跑上前去抓起门板：“我们把这扇门挂在工场那一头去，上面写这几个字：‘卫理公会教徒塞斯·贝德的手艺’杰姆，拿个红漆桶来。”

“胡说！”亚当说，“把它放下，皮恩·克里尼奇。你自己有一天也可能出这种漏洞的，那时你就该转笑为哭了。”

“那你就等着瞧吧，亚当。如果我的脑瓜子里装满卫理公会教义，那可够你等上一大阵子的。”

“不，你的脑瓜子里面总是装满了酒，那更糟糕。”

可皮恩这时手里已经端起了这个“红桶子”，正待开始写他的题词了。他先在空中画了一个S作为预备活动。

“让它去，好不好？”亚当喊道，放下手里的工具，大步跨到皮恩身边，抓住了他消瘦的右肩。

“把它放下，不然的话，我要抓住你狠狠的摇，摇得你灵魂出窍。”

皮恩的身体在亚当铁一般结实的掌握下摇晃着，可正像那些个子小胆量大的年轻人一样，他并不打算投降。他的左手从已经动弹不了的右手里拿过刷子，作出准备用左手来写的样子。亚当一下把他转过来，又抓住了他的另一只肩膀，把他推到墙边，抵在墙上，一动也不能动。这时塞斯说话了。

“算了吧，亚当。算了吧，皮恩是闹着玩儿的，他笑我也有错。我自己也忍不住要笑话自己了。”

“如果他答应不再提这扇门的事了，我就放开他，”亚当说。



“算了，皮恩伙计，”塞斯用劝说道：“别让我们为这点儿小事儿吵嘴吧。你知道亚当是牛脾气，他想怎么做就得怎么做的。你就转弯，说不再提这事了，那不就风平浪静了。”

“我可不怕亚当，”皮恩说，“不过既然是你劝我，塞斯，我就答应再不提这事儿。”

“好啦，你是个聪明人，皮恩，”亚当笑着松开手。

这时每个人都回头干自己的活去了，只是瘦精猴皮恩在力气较量上吃了亏，一心想在冷嘲热讽上占个上风，为他受的闷气进行报复。

“你忘记上嵌板的那会儿，想什么来着，塞斯？”他开始说，——“是那布道士标致的脸蛋儿，还是她的布道？”

“听听她的布道吧，皮恩，”塞斯心平气和地说，“她今晚在草坪上布道；你说不定也会有所收获的，免得再去想你喜欢的那些歪门邪道的歌儿了。你也许会信教的，那是你从来没有得到过的最好的补偿。”

“还没到时候呢，塞斯，等我成家后会考虑那事儿的。单身汉不需要那么重的补偿。说不定我会求爱和信教一举两得，像你干的那样，塞斯；不过你不愿意让我信了教，插到你和那漂亮布道士中间去把她抢走吧？”

“不用白费心思，皮恩，我恐怕她爱上的不是你，可也不是我能攀得上的。你只要去听听她讲道，就不会再轻浮得拿她开心了。”

“好吧，要是今天晚上在‘冬青酒店’没有好伴的话，我倒是一想去看看她。她讲的是哪篇经文？要是我没有按时赶

到到，你也许能讲给我，塞斯，这会不会是，——你们来到底是为了看什么？看女先知？对，我要向你们说明，不止是女先知——那是一位非常漂亮的年青女人。”

“算了，皮恩，”亚当相当严厉地说，“你不许随便引用圣经上的话，这样太放肆了。”

“怎么？你改变立场了？刚才我还以为你是坚决反对妇女布道的呢？”

“我可没有改变什么主张，我刚才没有涉及到妇女布道的事，我是告诫你别乱用圣经上的话，你不是有一本你引以为豪的笑话书吗？你把肮脏的手指头放在那上边去吧。”

“唷，你也变成像塞斯一样大圣人啦。你今天晚上也要去听布道了。唱赞美诗的时候如果你领唱得挺不错，不过我不知道奥文牧师看到他宠信的亚当·贝德变成了卫理公会信徒会怎么说。”

“你别为我操那份闲心。我和你一样永远不会变成卫理公会信徒——虽然你倒很可能变得比那更糟糕。奥文先生明白事理，人们在信教方面有自己的自由，他不会去干预的。他向我说过多少次：那是他们自己和上帝之间的事。”

“对，对，不过尽管这样，他并不喜欢你们不信国教的人。”

“也许吧。我不喜欢乔吉·多德的浊啤酒，不过你自己要去喝那种啤酒，出洋相，我绝不阻拦。”

亚当的反唇相讥引起了大家的笑声，但塞斯严肃地说：“不，不，亚当，你不应该把任何人的宗教比作浊啤酒。你也许不相信这一点，不过那些不信仰国教的信徒和卫理公会



的信徒也会像国教教会的人一样，找到事情的根本道理。”

不，塞斯，我亲爱的兄弟，我并不赞成取笑任何人的宗教，让他们凭自己的良心生活就行了。我只是想，如果是他们的良心能让他们安安静静地坐在教堂里，那也好——在那里有很多东西可学，但是现在有过分看重心灵的这种情况，在这世界上，我们除了福音书还得有点别的东西。看看那些运河、导水管和煤矿机器，还有克雷姆福特地方的阿克乃村的工厂。我想一个人除了福音书外还得学点什么，才能制造出这些东西来。可是你听听那些布道士的话，你会以为一个人一辈子必须闭着眼睛什么也不干，只要看自己心灵里的活动就行了。我知道一个人心灵里不能缺少对上帝的爱，而且圣经就是上帝的话。可谁知道圣经上是怎么说的？圣经上说，上帝把自己的精神灌通到建筑圣坛的工人身上，使他作出了所有这些雕刻精美的器具，做出了所有这些需要精细手艺的东西。我是这样想的：在每时每刻——不论是礼拜天还是工作日——在一切事物中，在伟大的工程和发明中，在计算和技巧中，都存在着上帝的精神。上帝帮助我们的灵魂，也将帮助我们的头脑和双手。如果一个人在工作以外做些有益的事情——给妻子砌个烘炉，省得她上面包店，或是刨刨菜土，多种几颗土豆，他就是多做了些好事，也同样更接近了上帝，不一定要跟在什么牧师身后跑来跑去，哼哼唧唧地求天拜地。”

“说得好，亚当！”红发杰姆说。他本来要去搬动木板的，听到亚当说话时，他就停下来了。

“这么些日子里我听到过的布道数这个最好。一年以来

我老婆吵着要我给她砌个烘炉，为的也就是这个道理。”

“你说的话的确有道理，亚当，”塞斯严肃地说，“不过你自己也应该知道，正是这个你挑剔出许多毛病的布道，使得很多懒散汉变成了勤奋人，也是牧师使酒店无人问津；如果一个人开始信仰宗教，他的工作决不会比以前做得差。”

“只不过有时候这个信徒忘记上嵌板了，对不对，塞斯，呃？”瘦精猴皮恩打趣说。

“啊，皮恩，你找到了我这个过错，够开一辈子玩笑了。只是这不是宗教的过错，这是塞斯·贝德的过错，宗教也没办法把他这个毛手毛脚的老毛病改过来，这就太让人惋惜了。”

“别在意，塞斯，”瘦精猴皮恩安慰他说，“上嵌板也好，不上嵌板也好，你是个道道地地的好人，不像你的那位亲人，他也许比你聪明些，可开一点玩笑他就要吹胡子瞪眼睛了。”

“塞斯，我亲爱的兄弟，”亚当没有理睬皮恩针对他说的讥讽，说道，“你不要把我的话当作恶意，我不是指你所说的。有的人对事情有这样看法，有的人的看法却是那样的。”

“不，不，亚狄，你对我没有恶意，”塞斯说，“我心里明白。你就像你那条狗吉卜一样，有时候对我叫几声，叫完了又总跑来舔我的手。”

以后的几分钟大家都默不作声地埋头干活，这时教堂的钟敲了六下。第一下钟声还没有消失，红发杰姆就放下木板去取上衣了。瘦精猴皮恩正在拧螺丝钉，刚拧了一半，听见钟声就把螺丝起子扔进工具筐里；浑名叫哑巴的塔弗特的确



是个不爱说话，一直一声不吭，他把正要举起的钉锤放下；连塞斯也直起腰来，伸手去取他的纸帽子。只有亚当一个人好像没听见钟声一样，仍在继续干活。当他发觉工具都停住不响了，抬起头来愤愤地说：“你瞧，钟声刚响大家就把工具扔下了，真叫人看不惯，好像他们对工作一点儿兴趣也没有，生怕多做了一丁点儿似的。”

塞斯看来有点儿觉得自己不对了，准备要走的动作慢了下来，但是哑巴塔弗特打破沉默开口道：

“唉，唉，小伙子，你说话是个年青人味道，你现在才二十六岁，等你到我这年纪，四十六岁的时候，你就不会有这劲头了。”

“瞎说，”亚当仍然气冲冲地说，“我就不懂年纪跟工作有什么关系？我想你还没到手脚不灵便的年岁吧；我就讨厌你们这种样子，钟声还没停，人像是为自己的职业死了似的，胳膊立刻垂下来，似乎对自己的工作一点儿也不喜欢，一点儿也不为自己的职业感到骄傲。就是块磨石，你不再转动它了，它也会稍稍动一下才停呀。”

“真讨厌，亚当！”瘦精猴皮恩叫起来：“你别管别人好不好？你刚才还尽挑布道士的岔儿呢——你自己更爱说教。也许你喜欢工作，可我喜欢玩儿，这会更合你的心意——你就可以多干一点儿。”

瘦精猴皮恩说完这番他自以为很有力量的反驳后，就扛起工具筐离开了工场，哑巴塔弗特和红头杰姆也很快地跟着他出去。塞斯逗留了一下，怅然望着亚当，仿佛要等他开口说话。

“你是不是先回家再去听布道？”亚当抬头问塞斯。

“不，我的帽子，衣服都在威尔·玛斯克雷家，我要在十点钟左右才能到家，我可能会送蒂娜·莫里斯回去，如果她愿意的话。波塞家没有人陪她来，你知道。”

“那么我就告诉妈妈别等你，”亚当说。

“你今晚不去波塞家吗？”塞斯转身离开工场时有些腼腆地问。

“不，我要上夜校。”

在这之前吉卜一直叭在它舒适的窝里，只有注意到其他工人离开的时候，才抬起头来更留意地看亚当。在亚当把尺放进口袋，开始把围裙围着腰捻扎起来时，吉卜就跑上前耐心期待着它主人的命令。如果吉卜有条尾巴，它肯定会起劲地摇晃它，但是现在它没有那个表达感情的工具，便命定只能像许多可敬的人物一样，表现得比它本来的性格要冷漠一些。

“怎么，准备要衔饭篮子了吗，吉卜，呃？”亚当用跟塞斯说话时一样温存的语气说。

吉卜跳起来叫了一声，好像是说：“当然啰。”可怜的小家伙，它的表达感情的方式太有限了。

那个篮子是在工作日子里盛亚当和塞斯饭菜用的。吉卜衔着篮子跟在主人脚后骄傲的小跑时，对一切熟人都断然不理睬，那副趾高气扬的模样，就是在什么仪式行列中行进的官员也不过如此。

离开工场时亚当锁上门，然后把钥匙取出来，送到贮木场对面的屋子里去。那是一座矮矮的房子，有平滑的灰色茅



草屋顶和浅黄色墙壁，在夕阳斜照下显得色彩柔美悦目。包着铅皮的窗户光洁明亮，门口的铺石干净得象退潮时显露出来的白色圆石一般。在门前石阶上站着一位干干净净的老妇人，穿戴着暗色条纹的亚麻布长衫、红围巾、亚麻布小帽，在对几只花斑鸡讲话，这几只鸡大概为了得到点冷土豆和大麦粒才到她身边来的。老妇人老眼昏花，看不清楚了，亚当不开口说话时，她还没认不出他来。亚当说：

“茱莉，钥匙在这儿，帮我把它放在屋子里收好，好吗？”

“好，好。进来坐一会儿吧？玛丽小姐在屋子里，伯奇先生也快回来了。我相信他一定会很高兴你留下来和他一块儿吃晚饭的。”

“不了，茱莉，谢谢，我要回家，再见。”

亚当迈开大步更忙的离开工场，吉卜寸步不落跟在他脚后，他沿着伸出村庄通向山谷的公路走下去。当他到山脚时，一个肩背旅行包，上了年纪的脚蹬旅客，在亚当经过他身边后停住他骑的马，回过头来再对这个头戴纸帽，身穿皮马裤和深蓝毛线袜的壮实工人望了一眼。

亚当并没意识到他外表所引起这赞赏的眼光，他穿过田地，放开歌喉唱起那首一整天回荡在他脑际的歌儿：

“让你的言行坦率真诚，
你的良心像白昼一样磊落光明，
因为上帝明察秋毫的眼睛看得到——
你内心深处的思想，你的工作和为人。”

第二章 布 道

大约是在六点四十五分，干草坡村出现了一幕不同寻常的热闹景象，在从唐内斯恩纹章客店到教堂院子的大门口，整个一条小街上的居民都出来了，这显然不仅仅是为了享受漫步在夕阳之中的乐趣。唐内斯恩纹章客店就建在村口，一边是谷仓院子，另一边是干草院子，表明这家客店的主人还拥有不少田地，可以保证旅客和他的马匹有丰足的粮草，这一点很使旅客感到十分安心，尽管那饱经风霜的招牌上，唐内斯恩古老家族的纹章标记已经模糊不清了。客店老板克逊先生在门口长久的站了一阵子，他把双手插在口袋里，身体的重量稳稳当当地落在脚跟和脚趾上。他望着一块没有围栏的场地，那当中有一棵槭树，他知道他刚才看到一些陆续经过他门前神情，就是到那里去的。

克逊先生的外貌决不是那种平平常常，可以过目就忘，不留任何印象的类型。从正面看去，主要是一大一小两个圆球，两者之间的关系相当于月亮与地球：也就是说，上面这